

母爱无边

母亲的味道

文 | 王虎山

孩童时期我在农村度过,在那个物资极其匮乏的年代,父母抚养我们兄弟姐妹六人,肩上的重担可想而知。父亲远在省城,家里的里里外外全由母亲一人打理。

母亲是一个心灵手巧、性格坚韧的女人。六个孩子中,三个姐姐为大。孩子多,每逢过年,家里没有多余的钱买现成的鞋和衣服,母亲提前几个月就早早准备孩子们的新鞋和新衣。母亲没有学过裁缝,但剪出的鞋样却是左邻右舍中最合适好看的。每逢过年,鞋样总是流传于乡间。母亲纳的鞋针脚细密匀称,针线力度不松不紧,大小正好,非常舒适,不卡脚不磨脚后跟,关键是坚实耐穿。

母亲常常坐在院子里或是在昏暗的灯光下纳鞋,年幼时的我喜欢看着母亲,在我眼里母亲是最美的,母亲的眼睛总是那样地明亮清澈,就像深邃夜空里耀眼的星星,永远安静和温暖。不论是手锥扎孔还是银针穿线,母亲总是在泛着油光流着汗水的乌发里轻轻划一下,一扎一穿一紧,动作不慌不忙连贯娴熟。我清楚地看到汗水顺着母亲的鼻翼落在洁白的鞋底上,悄无声息。银针有时候会刺破母亲的手指,懂事的我捧着母亲的手使劲吹着,母亲会笑着用手指抚摸着我的脸蛋儿说“没事”。

缝纫机是母亲从牙缝里省出一部分钱加上一只羊换来的,有了缝纫机母亲的裁衣水平如鱼得水,衣服的大小裁剪、新旧更替需要母亲魔术般的巧手,母亲做的新衣服在喜庆的春节会让我们增光不少,走亲串友乡亲们总会夸奖我们的衣服做得得体合身。我们兄弟三人,旧衣服我穿的最多,虽然是旧衣服,母亲也会缝缝补补换作新颜。只要是母亲做的衣服纳的鞋,穿在身上脚上总会有一种亲切的温暖,那里面有母亲的汗水,一种深入骨髓无法割舍的熟悉味道。

在我的记忆中,中秋节的月饼便是乡村生活最美的食物。母亲从日常生活中一点点积攒几斤胡麻油保存起来,白面是当时的奢侈品,平时的餐桌上鲜有白面的身影,偶尔做顿白里透红的包皮面,全家人就像过年似的吃得稀里哗啦。母亲把装有白面的面袋子扎得很紧,放在干燥风凉处,我们只能远远观望,在遐想中咽着口水。

中秋节当天,母亲起得很早,给哥哥姐姐们做好早饭,下地上学的都走后,便留下我和母亲。母亲把面和胡麻油上称称好,按照比例开始和面,和好的面色泽金黄带着胡麻油特有的香味。然后,母亲把大小均匀的面剂子揉好,擀成面团,包好馅料,压在模子里,轻轻地磕在面板上,每一个上面都用筷子点一个红印,一个个印着精美图案的月饼经过炉火烤制就这样诞生了。待到一大筐月饼打好也已日头高照,母亲擦着汗水坐在凳子上,把做好的月饼递到我的手里。月饼拿在手里,口水早已泛滥。从中间掰开,香甜的白糖汁水升腾着芝麻的香味冲击着难以抑制的欲望,一口下去便是温暖的春天和母亲的怀抱。

端午吃粽子是返城后的事情。母亲身体好时,每到端午节就会早早地买很多糯米、粽叶、马莲和红枣。那时的宿舍区都是一排排平房,邻居们来来回回互相帮忙,弥漫着一种过节的气氛。我喜欢这种氛围,里面有很多纯朴的情愫。邻居们每年都要问:大姐今年包这么多啊!母亲总会笑着回答:没办法家里人多嘛。从母亲的眼睛里能看得出她此时的幸福和满足。

上学的时候总是看着母亲包粽子,时不时地打个下手,帮衬着母亲。工作以后我就完全加入包粽子的行列,分担母亲的一分辛苦和劳累。

母亲生病后,端午包粽子的任务就落在了我和父亲身上。每年临近端午节,母亲就开始催促我赶紧准备。按照母亲的吩咐和以前帮母亲的经验,我每年都把粽子包好给哥姐们送去。母亲患有糖尿病,在得病的起初,每次给母亲吃粽子我会把大枣去掉,母亲也知道自己不能吃大枣,而我明显地感觉母亲吃粽子不像以前那么香甜,没有了大枣,粽子也就失去了原有的味道。

又是一年吃粽子,母亲的病情在加重,母亲说自己想吃一个有枣的粽子,今年吃了明年还不知道能不能再吃到。瞬间我的泪水冲出了眼眶。是啊!母亲已经到了生命的倒计时,身体虚弱得常常昏迷,我们还有理由不让她品尝久违的香甜吗?我把粽子喂到母亲嘴里,那粽子没有去掉红枣——母亲笑了,我哭了!

从前的端午我都要吃很多粽子,因为那里面有一种味道是母爱。

母亲走后,我再也没有吃过粗月饼、包过粽子,因为月饼粽子里已经没有了母亲的的味道。

一棵草的种子是有理想的,它向往和它的母亲一样,春风一吹便绿色葱郁,和伙伴们一起成就郁郁葱葱的风景。

然而命运却和它开了个玩笑,大风将它送到了一座贫瘠的高山坡地,坡地上到处是一堆堆正在风化的岩石。

然而理想的种子,却选择了乐观。

岩石经过岁月的风侵雨蚀已开始风化,并裂开了一道道缝。种子决心选择在这岩缝里生存下去。

岩石说:“孩子,你怎么到这里来了?我们太贫瘠了,养不活你啊!”

种子说:“老妈妈别担心,我会长得很好的,我会和伙伴们一起绿植山坡。”

品文私享

理想的种子

文 | 舒然

种子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,一场春雨过后,扎根的种子开始从岩缝里冒出了嫩芽,它尽全力绽放嫩绿的本色。

春天的阳光爱抚地照耀着它,风极尽柔和地轻拂着它,早晨的雨露更不断地给予这不平凡的幼芽以最慈爱的关注和哺育。

时间在快快地流逝,小草渐渐地生长了,一个月的时间居然长得很健康,很结实。

岩石高兴地说:“孩子,你真是好样的,值得我们为你骄傲!”她努力用自己风化了尘泥,把小草的根拥抱得更紧。

一天,一个探险队伍来到了这里。队伍中一个歌者,看见了从岩缝里长出的小草,喜欢上了,不禁欣喜地叹道:“呵!小草小草多可爱,你用绿色装饰大地,我要赞美,赞美你生命的顽强,你的品德,值得我赞美千百遍。”“值得赞美的不是我,绽绿是我的本分,是我的工作。我觉得更应该得到赞美的是阳光和雨露,还有紧抱着我根系的岩石妈妈。”小草热情地对歌者说,“我还在成长,我要努力工作,和小伙伴门一起,将这山坡装饰得更加美好,更加绿色可爱。”

我经常用一些片断

折磨自己

比如昨夜

我分明在疲惫的星辰里

看到了你——我的母亲

你的目光微弱却依然坚毅

饱含着永久的慈爱与心忧

银发白白照亮我整个的苍穹

母亲!你为何如此匆匆

一辈子粗茶淡饭,布衣加身

没有也舍不得与子女共享天伦

我自责捶胸

与生命挣扎博弈

却落得憾事连连

母亲主题

抹不去的片断

文 | 郝中萍

你走了二十年

我的思想和灵魂

也一直争斗了二十年

你给了我如今的一切,可你

可你,吝啬得

连我的新房子没来过,车子没坐过

那是二十年前

你静静地躺着

你说,你累了

很想很想回老家补个觉

可你这一补一晃

就再也没有用眼睛怜悯过你的慈爱

又是一年母亲节

我不知为何

再用这个片断

折磨自己

一阵阵的痛彻心扉

我恍恍惚惚

却原来

我的母亲——

才是这一天最贴心的主题



送给妈妈最贴心最温暖的爱

母亲离开我们已经两年了,虽然我自己也已年过半百,经历了人世沧桑变化,但母亲的离世仍让我无比地伤怀。

母亲是这样子的:饭桌上永远是我最爱吃的菜,衣橱里永远是干净的衣服,我晚归时,家里永远亮着一盏灯。

母亲是这样子的:去超市总买碎了壳的蛋,穿的棉内衣总是过时的,用完的瓶瓶罐罐总是不舍得扔,冬天不舍得开热水器,夏天不舍得开空调。

母亲是这样子的:每天起得最早,睡得最晚,吃得最差,做得最多,工资最少,存钱最多。

原滋原味

母亲是这样子的

文 | 葛根平

母亲是这样子的:我得意的时候,提醒不要骄傲,兔子尾巴捂牢;失败的时候,鼓励我不要气馁,大不了重新来过;工作累了发牢骚的时候,说好好睡一觉力气就会回来的;与人不愉快了生闷气的时候,说要多想想别人平常待自己的好。

母亲是这样子的:有九角凑一元,有九十凑一百,变零为整,日积月累,就会成就一笔不小的财富。

母亲是这样子的:可以不花的钱就不花,可以不浪费的就不浪费,破了的衣服可以缝缝补补继续穿,旧了的东西可以变废为宝继续用。

这是我的母亲,也可能和所有人的母亲一样,总是为着子女着想,在那物资匮乏的年代练就了坚韧的品质、善良的心性、包容的气度,同时也把这些习惯无声地传递给我们,让我们在人生旅途中受益终生。